

大秦與大漢的交往及條支國考據

——從史料看古代中國與羅馬的關係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摘要：大秦是古代中國對古代羅馬的稱呼。本文根據歷史典籍等資料，探討了大秦與大漢在經濟上、文化上、外交上的各種往來，並考據了條支國的相關史實。

關鍵詞：大秦，大漢，條支國。

大秦與羅馬之謎

中國古代曾記載海西有大國「大秦」，如《後漢書·西域傳》、《晉書·四夷傳》及《北史·四夷傳》等，均記載有大國「大秦」，大致被學者指為羅馬帝國或羅馬東部一帶。

一九三九年日本學者宮崎市認為中國史籍中的「西海」是地中海，大秦是羅馬本土^[1]。中國學者如王國維、岑仲勉、余太山，歐美學術界如D. D. Leslie及K. H. J. Gardiner等，均以大秦即羅馬帝國本土。

中國有關大秦國的記載如下：

大秦國一名廣鞞，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墍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輶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圍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遊一宮，聽事五日而後遍。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

王室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硃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

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彩與之交市，故遮闕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

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為所食^[2]。

漢學家艾德金斯(J. Edkins)認為，中國人也許是因為羅馬人與秦朝一樣迅速強大，獲得軍事成功，而將他們與秦朝相

中國古代曾記載海西有大國「大秦」，如《後漢書·西域傳》、《晉書·四夷傳》及《北史·四夷傳》等，均記載有大國「大秦」，大致被學者指為羅馬帝國或羅馬東部一帶。

比，這個名稱大概可以從班超時代中亞和印度流行的某種語言中找到^[3]。後來他主張來自梵文對中亞希臘人的稱呼Javan^[4]。

藤田豐八認為，古代安息人稱羅馬及其東方領土為Dasina，意為「左」，左即西，Dasin去掉尾部的「a」即為Dasin，大秦即為Dasin之音轉^[5]。

岑仲勉認為：「考大秦、切韻d 'ai dz 'en，今北京ta ts 'in，又古時波斯稱我國為mačin或masin。Čin或sin為「秦」字之音寫，已成定論。

由此推理，dašina， dašin→da dšin→da dzin（z與d為類化），「大秦」為「西方」之音寫^[6]。

由於《後漢書·西域傳》記載大秦國「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晉書·四夷傳》記載大秦國「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魏書·西域傳》和《北史·西域傳》記載大秦國「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有些學者認為，西方有一個文明制度、國力及人種樣貌都與中國相近的國家，認為其文化一定源於中華，也有認為羅馬是以前秦國的支裔進入西方建立的國家。

張緒山綜合這些觀點，認為「漢代初期在使用『秦』時意義有所不同。《史記·高祖本紀》載，因有人告楚王信謀反，漢高祖劉邦計捕韓信，大赦天下，群臣慶賀。有大臣在賀詞中提醒劉邦注意齊國的形勢：『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這裏的『東西秦』已有新義。蓋早初秦國發自隴西，地域偏遐，文化落後，中原他國視之為蠻夷之邦，但它終於強大，併吞六國。故「秦」之名自漢代起即有『強悍之邦』的意思。『大秦』之『大』字，並非身材高大之意。《詩經·小雅·大東篇》有『大東小東』意為近東遠東。所以大秦也可解作『遠方之強悍國家』。若以漢代中國史籍對『大秦』的記載比觀，此義至為明顯。兩漢時代中國與羅

馬幾乎同時崛起與歐亞大陸兩端，其國力地位，文教制度遙相輝映，堪為東西兩大強國。中國人以『大秦』即遠方強國稱之，可謂『寓意巧妙』^[7]。但張緒山認為「『大秦』一名是否只是意譯而無西方語言背景呢？從中國古代移譯習慣看，似為不可能之事。古代中國人稱述外國，通例是採用音譯之法。……藤田之說，持之有故。……Dasin譯為大秦，……很有可能是中國固有之名與新譯音的結合」^[8]。

從《後漢書·西域傳》記載的大秦，有以下各點是準確的。

1. 「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與羅馬相近，羅馬確有不少client kingdom 役屬，在不列顛、北非、黑海等。羅馬城牆，如現今遺留的塞維安城牆(Murus Servii Tullii)，是用大塊凝灰岩砌築。

2. 「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駟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符合羅馬人的短髮特徵，衣文繡也是羅馬美衣，又羅馬婦女車確是有帷蓋的輜駟車，大軍出入城確是擊鼓，且有旌旗幡幟。

3. 「宮室皆以水精為柱」。水精柱可能指光滑的大理石柱，這描述符合羅馬柱的特色。

4. 「列置郵亭」也是羅馬大路特有的sign post，是一種路標，指示下一城市有多遠，或有何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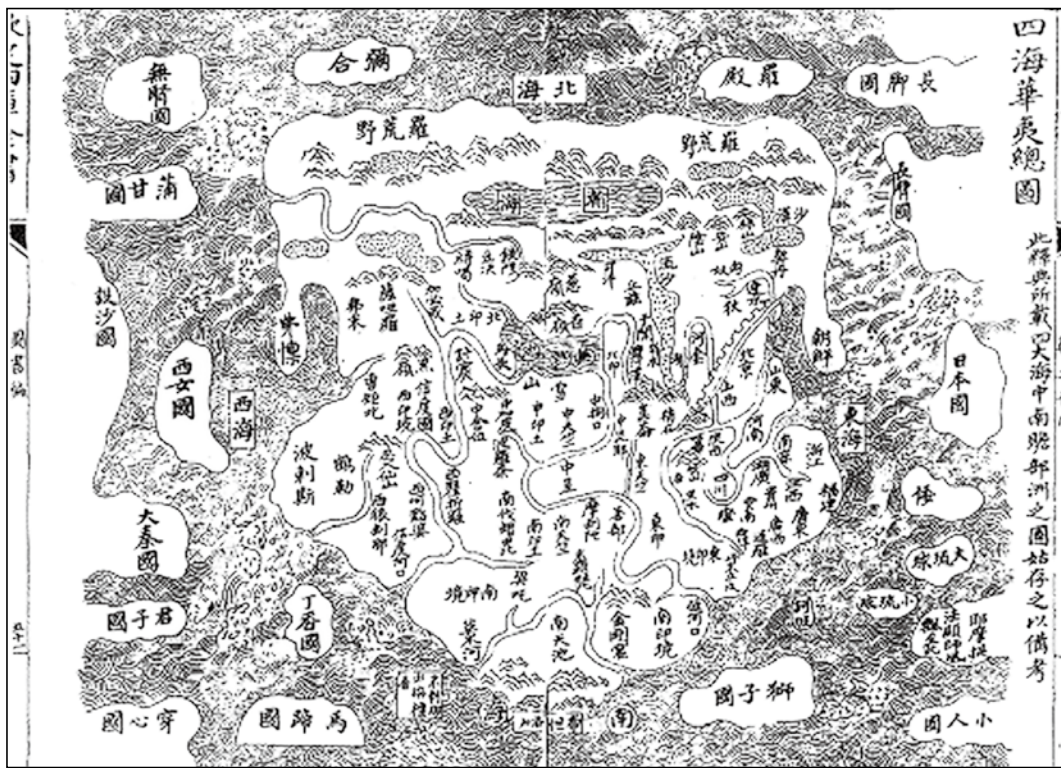
5. 「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羅馬確有元老院議事，共和國時代無國王，而是由百人團會議選兩執政官。公元二十七年成為帝國後，奧古斯都以賢者繼任，不是由血緣決定，再由元老院選出。無論是共和國或帝國制度，均是「簡立賢者」。

6. 「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羅馬確與中東印度等有海上貿易。

7. 其所獻象牙、犀角、玳瑁等，其中象牙、犀角來自非洲，羅馬控北非，自可得此物，其中犀角只在非洲有，亦即羅馬才可能有。玳瑁可能自大西洋，可能是羅馬的歐洲

兩漢時代中國與羅馬幾乎同時崛起與歐亞大陸兩端，其國力地位、文教制度遙相輝映，堪為東西兩大強國。中國人以「大秦」即遠方強國稱之，可謂「寓意巧妙」。

中國古代至明朝的地圖，以大秦在大地最西邊，明朝人王圻及其兒子王思義一六〇七年出版的類書《三才圖會》，列出四海華夷總圖，在波斯(波刺斯)西面的西海以西，是大秦在全圖最西面。



海邊所得。

有關記載也有不確的，如「多種樹蠶桑」，蠶桑似非羅馬特色植物，反而是橄欖樹為主，「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似虛渺之說。「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並非羅馬特色，有可能是誤以神廟為宮。

中國有關羅馬的知識，都由傳聞而

來，有對也有不對，但似乎相合羅馬的也很多，在安息以西的如此大國，看來只有是羅馬最符合。

至於中國古代至明朝的地圖，亦以大秦在大地最西邊，明朝人王圻及其兒子王思義一六〇七年出版的類書《三才圖會》，列出四海華夷總圖，在波斯(波刺斯)西面的西海(可能是誤將黑海與地中海的混合)以西，是大秦在全圖最西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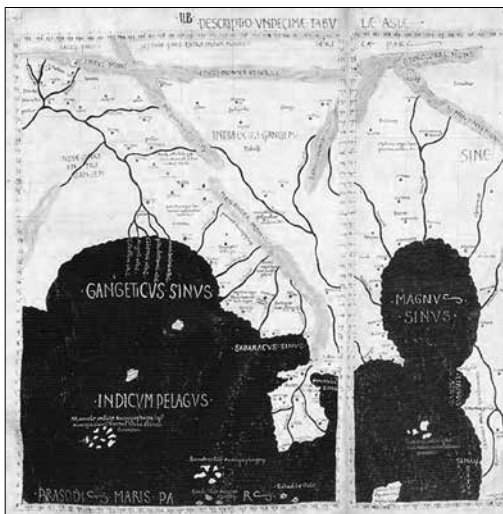
也有一幅大秦人圖，有點像東羅馬至波斯一帶人(見左圖)。

此書有些真實地理地方，如獅子國(僧伽羅，即斯里蘭卡)，南天池(即印度)，波刺斯(波斯)，但也有不少想像及神話成份，如穿心國、小人國等，來自山海經。書中記載蓬萊山，「在東海中高一千里地方，三千里上有金台玉闕，乃神仙之都」。明顯不是地理真實地方，只是道教神話。這裏對大秦國的描寫，是真實與傳說之間的描述。但知其是在極西，卻是正確的。

羅馬對中國及亞洲的交往

希臘和羅馬古代稱中國或中國一帶為





「絲國」或「支那」（拉丁文：Sinae、Serica、Seres，希臘文：Σηροες），居於羅馬小亞細亞（如今土耳其）的史地學家斯特拉波（Strabo，前64/63-23），是最早提到絲國（Seres）：「歐奈西克瑞塔斯（Onesieritus，亞歷山大遠征時期的海軍領航員）……也贊賞了那個歌唱家國度，說他們的居民跟印度人差不多，有不朽的生命，他們甚至可以活到一百三十歲（絲國人，在其他作者中也有說二百歲以上的），他們的脾氣特好，身體健康，不過這個國家的出產極其豐盛」^[9]。

作為國名，是在公元一五〇年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地理學指南》（*Geography*，拉丁文Geographia）一書中有一世界地圖，展示出絲綢之地Serica及最東的絲國Sinae位於帕米爾高原更遠的區域。托勒密說：

我們的地上有人居住的地方最東端，住著一個亞洲最大民族，它是一個叫Sinae的大國和一圈圍著它統稱為Serica的小國組成^[10]。

托勒密也相當精確地描述「絲國」（Sinae）的地理位置：

絲國Sinae的都會位於地球最東端的子午線，根據黃道角度，它偏離亞歷山大港一一九點五度，大概有八小時的時差……^[11]。

本頁上刊地圖來自梵蒂岡^[12]，托勒密

的希臘原圖已找不到，在一二九五年拜占廷僧人Maximus Planudes的一封信中，提到這圖是在君士坦丁堡的修道院Chora Monastery中找到。

在古羅馬作家、科學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著作《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中就有關於絲綢製品和絲綢貿易的記載：

遙遠的東方絲國在森林中收穫絲製品，經過浸泡等程式的加工，出口到羅馬，使得羅馬開始崇尚絲製衣服^[13]。

羅馬歷史學家弗羅魯斯(Lucius Annaeus Florus)也曾描述過被派遣訪問絲國的使者：「薩爾馬提亞和斯基泰都曾派遣使者出訪絲國，他們帶著誠意以及大象、寶石、珍珠等禮品進獻給絲國。使者們長途跋涉，花費四年時間，以自己的誠意來換取絲國的友誼，他們以膚色證明了他們來自大陸的另一端」^[14]。

另一方面，根據一九四〇年，法國考古學家在越南南部金甌角的古海港奧克艾奧遺址中，發現了古羅馬帝國的錢幣^[15]，證明公元一世紀，羅馬人已經抵達漢朝交趾郡（今越南北部紅河流域），羅馬商業交往已到中國南部邊界。

考古學家也在印度海岸線上挖掘出大量的羅馬錢幣證明了羅馬與印度之間存在貿易往來。

根據最早的記錄，在一六六年（延熹九年），羅馬帝國派遣出第一批特使抵達漢朝。這些使者到達漢朝後以羅馬帝國國王安敦的名義向漢朝皇帝漢桓帝進獻了禮物。安敦應是指羅馬五賢君之一馬爾庫斯·奧列里烏斯·安東尼·奧古斯都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繼承王位，使者們用安東尼之名，譯為安敦，參拜漢朝皇帝，可能是因起程時在一六一年左右，經五年才到中國，所以便稱羅馬國王為安敦。

甘英出使大秦之謎

法國考古學家在越南南部金甌角的古海港奧克艾奧遺址中，發現了古羅馬帝國的錢幣，證明公元一世紀，羅馬人已經抵達漢朝交趾郡，羅馬商業交往已到中國南部邊界。在印度海岸線上挖掘出大量的羅馬錢幣證明了羅馬與印度之間存在貿易往來。

按《後漢書·西域傳》記載，甘英使大秦的時間是和帝永元九年，也就是公元九十七年。其時的敘利亞，是羅馬帝國中最繁榮的一個行省。甘英若是到此海邊，已到了羅馬帝國境內，不可能仍在問羅馬在哪裏。

復改名曰 Antiochia。

不久，塞流息王國內亂，喀拉塞郡成了半獨立狀態。約公元前一三〇年，一個阿拉伯酋長名 Spasinu，佔了該地，自立為王，後來此地逐漸被習稱為 Charax-Spasinu。但它才建國，便遇到安息王密司立對提一世西征，它遂成了安息的「屬國」。此後它維持半獨立狀態約二百年。張騫西使，於公元前一二八年到西方時，該地剛剛從屬於安息，所以《大宛傳》說張騫「傳聞」「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

今按：「條支」二字實即 Antiochia 之譯音。中國古代對以母音 a 為首的外國字，有時省卻，如「阿羅漢」或簡稱「羅漢」，「亞歷山大」則簡稱「犁」；其字末 ia 音乃希臘地名之語尾，譯時亦常省卻，如古代希臘的幾個 Antiochia 城，中古以降率稱安條克（Antioch）。

故「條支」二字實為（An）tiochi（a）之縮譯無疑。它後來雖被西方人從其習稱，但漢人仍沿用舊名，稱之為「條支」，互數百年^[21]。

這考據是很仔細，但其地仍在安息帝國南端內，不是另一個國，不合記載所言「條支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22]，「條支國，在安息西」。

另一考據認為條支是位於地中海沿岸，有主張是塞琉西王國首都安條克。但塞琉西王國首都安條克，在公元前六四年已被羅馬吞滅，成為是羅馬帝國的行省「敘利亞首府安條克（今名安達基亞 Antakia）」。按《後漢書·西域傳》記載，甘英使大秦的時間是和帝永元九年，也就是公元九十七年。其時的敘利亞，是羅馬帝國中最繁榮的一個行省。甘英若是到此海邊，已到了羅馬帝國境內，不可能仍在問羅馬在哪裏。

很多人沒注意《後漢書·西域傳》所載：「自皮山西南經烏秣，涉懸度，歷闕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

有關大漢與羅馬的關係，另一個迷人的記載，是班超遣使者甘英出使羅馬，但抵達條支大海邊，因得到錯誤消息，以為很遠，故沒有完成任務。《後漢書》記載：

和帝永元九年（公元九十七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16]。

甘英率領使團一行大概從龜茲（今中國新疆庫車）出發，經安息（即波斯帕提亞王國，今伊朗與伊拉克一帶）等諸國，到達了安息西界條支，而達西海沿岸，這西海可能是地中海，或黑海，也可能是波斯灣。但因當地船人講要三個月至兩年才到，甘英才放棄，未能到達他的目的地大秦。

至於條支是什麼地方，中國記載「自皮山西南經烏秣，涉懸度，歷闕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17]。《史記》：「條支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18]。《北史》中記載：「條支國，在安息西」^[19]。又記載：「安息國，在葱嶺西，都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20]。

孫毓棠先生考據，認為是在波斯灣：

按古波斯灣頭比今天深入陸地西北，幼弗拉底與底格里斯兩河並流入海，其東歐歷厄斯河（Eulaeus）亦西流來會。三河匯集之處，自古有交通便利的商品集散地喀拉塞（Charax，即 Kerec ne）。公元前四世紀末馬其頓王亞歷山大東侵時曾佔領此地，並建城稱為 Alexandria。嗣後曾為洪水所毀壞。

塞流息王朝時，安條克斯四世（Antiochus IV，公元前一七五至一六四）於公元前一六六年親到此地，重建新城，

時改名排持。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條支是在烏弋山離國西南很遠之處，安息王派貴族蘇林率軍鎮壓入侵的塞人，塞人降服後，蘇林建立了政權（今法拉即阿富汗），《漢書》把蘇林家族治下安息人與塞人雜居地區稱為烏弋山離國。烏弋山離乃是其首都亞歷山大里亞—普羅夫達西亞（法拉赫）的音譯，就是《漢書》所稱的烏弋山離國。

條支應在安息西北

從阿富汗西南行所可能到之處，南入安息，再向西的北端有古代名Colchis之地，其音與條支近，位置在黑海與裏海之間，屬如今的格魯吉亞。公元前三世紀希臘詩人羅德島的阿波羅尼奧斯(Apollonius of Rhodes)描述「Kolchian Aia位於在海與地的最遠邊界」^[23]。

這海與地的最遠邊界，從希臘看，地中海向東最遠之地是黑海東海岸，這是如今格魯吉亞一帶，是希臘神話所傳英雄Jason找尋金羊毛之地。其地理位置正符合《史記》「條支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之說，而且那一帶大都是高加索山區，山巒起伏，不少是山城，連港口邊都是山城，符合「條支國城在山上」之說。大概這才是張



騫所講的條支。

亞歷山大大帝時的Colchis，南面是這族人建Iberia王國（見上圖），Colchis王國在公元前十三世紀已形成，張騫的年代是希臘殖民地。

公元前一世紀興起龐度(Pontus)帝國，一度強大而與羅馬爭戰，後為羅馬龐

貝(Pompey)所敗侵佔，之後凱撒時代是半獨立狀態，到尼祿大帝收為羅馬行省Pontus Galaticus及PontusCappadocia，但羅馬只鬆散地控制幾個港口和城堡。甘英年代時，本地山區部族Soanes及Heniochi起義趕走羅馬駐兵，成為獨立王國，宣稱仍是效忠羅馬，而羅馬以鞭長莫及，容許其為獨立的藩屬國。

甘英到達安息時，安息帝國與羅馬為敵，不會指示他去敘利亞那邊的西海(地中海)，卻很可能指示他到另一西海邊叫條支(Colchis)的地方，正是「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且這是高加索山區，到處的城市都在山上，其港口後面也是高山。當地人剛打走羅馬軍事勢力，建立臣屬羅馬的獨立王國，充滿民族主義，抗拒羅馬，自然會騙他不要把利益送到羅馬了。此外，從黑海這位置航海到羅馬亦確是很遠。



公元一世紀羅馬地圖(上)，其中Pontus在甘英年代已成為臣屬羅馬的獨立王國。

至於《後漢書·西域傳》所言「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圍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這城究竟在那裏呢？在Colchis一帶，有好些希臘人建的海港，其中一個在希臘稱為Dioscurias，羅馬稱為Sebastopolis的重要北面港口，就是希臘神話中金羊毛所在地，為古代名城，具有三面環水的特質，且後有高山，城沿山坡而建。其半島西南東皆被水包圍，但北面有一大湖，古代可能通大海，形成「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的形

《漢書》把蘇林家族治下安息人與塞人雜居地區稱為烏弋山離國。烏弋山離乃是其首都亞歷山大里亞——普羅夫達西亞的音譯，就是《漢書》所稱的烏弋山離國。

十九世紀Dioscurias的南堡圖，見山在後面。現今山城海港 Sukhumi，即古代Dioscurias，可見山海連結。



勢，且其西北有路通山區，全符合所描述。

這城在甘英時為反羅馬的強悍部族 Heniochi 所控，是名義上臣屬羅馬，實質是 Colchis 人控制。甘英所講的山上條支國及環海之城，極可能就在此。

上圖為十九世紀 Dioscurias 的南堡圖，見山在後面。

現今山城海港 Sukhumi，即古代 Dioscurias，可見山海連結。

Sukhumi 的三面環水半島，半島北面有一大湖，可能古代通大海。形成「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的地貌。

希臘時期的 Taurica (克里米亞) 半島，地貌與《後漢書·西域傳》一致。(見下圖)

另外有一地貌與《後漢書·西域傳》所

言完全一致的，是古代的 Tarica 半島，即現今克里米亞 (Crimea) 半島，完全是「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且其古民族稱 Tauri，音與條支接近，是否即中國所謂的條支國呢？不過我考慮以古代甘英走的路線，由安息到克里米亞路太長，且早已到了西海邊，不必找到那麼遠才到「臨大海欲度」。故我考慮各方地理環境，仍是以 Colchis 為條支，Dioscurias 為甘英所到的西海邊。

[1] 宮崎市定：《條支和大秦和西海》，載《史林》第二十四卷第一號，中譯見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九卷 (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頁三八五至四一三。另參考張緒山：《近百餘年來黎軒、大秦問題研究綜述》，見歐亞學研究〈學術動態〉研究綜述：<http://www.fw5u.com/lunwen/lishilunwen/22114399.html>，以下到注 [5] 同。

[2] 《後漢書·西域傳》。

[3] J. Edkins, *What did the Ancient Chinese Know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範文無憂網 www.fw5u.com] Journal of North-



甘英到達安息時，安息帝國與羅馬為敵，不會指示他去敘利亞那邊的「安西西數千里，臨西海」，卻很可能指示他到另一「西海邊叫條支的地方，正是「安西西數千里，臨西海」，高加索山區，到處的城市都在山上，其港口後面也是高山。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tudies, 18 (1883), p. 2.

[4] *The China Review*, vol. XIX (1891), p.57.

[5] Toyochacho Fujita: Li-hsüan et Ta-chin,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vol. I, 1 (1929), pp.43-75; 中譯見藤田豐八等著：《西北古地研究》楊煥譯（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四年），頁一三四至一四〇。另參考張緒山：《近百餘年來黎軒、大秦問題研究綜述》，見歐亞學研究〈學術動態〉研究綜述：<http://www.fw5u.com/lunwen/lishilunwen/22114399.html>.

[6] 岑仲勉：《黎軒、大秦與拂懷之語義及範圍》，載《西突厥史料補缺及考證》，頁三二六。

[7] 參考張緒山：《近百餘年來黎軒、大秦問題研究綜述》，見歐亞學研究〈學術動態〉研究綜述文章轉載自範文無憂網 <http://www.fw5u.com/lunwen/lishilunwen/22114399.html>

[8] 同上。

[9] Strabo, *Geographia*, Book XV, Chap 1, H.C. Hamilton, W. Falconer, M.A., Ed.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903.

[10] Claudius Ptolemy, *Geography*, J. Lennart Berggren tra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29-144

[11] Claudius Ptolemy, *Geography*, Book vii, ch. 5.

[12] *The world map from Codex Vaticanus Urbinas Graecus* 82, done according to Ptolemy's 1st projection.

[13] Pliny the Elder, *The Natural History*, Trans. & Ed. John Bostock, The Loeb Classics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6, 54.

[14] Lucius Annaeus Florus, *Epitome of Roman History*, Trans E.S. Forster, The Loeb Classics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2, 34.

[15] Milton Osborne, *The Mekong: Turbulent Past, Uncertain Future* (NY: Grove Press 2000).

[16] 《後漢書·西域傳》。

[17] 《後漢書·西域傳》。

[18] 《史記·大宛傳》。

[19] 《北史·卷九十七·列傳第八十五·西域》。

[20] 《後漢書·西域傳》。

[21] 孫毓棠：條支——讀《漢書西域傳》札記之二：<http://www.xjass.com> 二〇一〇年七月九日 23:55:39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22] 《史記·大宛傳》。

[23] Apollonius, *Argonautica*, Translated by Seaton, R. C. Loeb Classical Library Volume 001.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12. II.417.

Sino-Roman relations and the evidence for "Tiaozi"

Thomas In-Sing Leung (Chief Editor of Cultural China Quarterly)

Abstract: Da Qin ("Great Qin") is the Ancient Chinese name for Rome. This paper will observe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uncover the Sino-Roman relationship in economics, culture and diplomacy, and also find evidence linking Tiaozi to this historical record and placing it in a historical context

Keywords: Da Qin, Rome, Han Dynasty, Tiaozi.